

## 子時

遲來的馱馬在子時敲門  
用蹄子規律地敲打月亮

右眼的債主前來取回它  
只能將左眼用於抵押

兩只左眼並不妨礙行走  
黎明拋棄了馱馬

坐上沒有鞍的馬背  
馱馬此時是真正的馬

蹄聲與月亮融成一道刀光  
耳朵給了它們各自的屋子

風加快了腳步  
儘管沒有任何目標

毀壞的右眼在口袋裡滾動  
黑的瞳仁總是朝上

有什麼比黑夜的馱馬  
更安靜的寶物嗎？

荼蘼花燃燒著白的閃光  
唯有遠方能澆熄它

## 丑時

銀的鐵馬被子彈擊中  
滿天的死星星  
任意變形的月亮

送葬隊伍是地上的銀河  
流淌進無風森林  
空氣裏堆滿夜鶯的屍體

樹影在夜晚裡褪去了衣物  
裸的年輪看不見愛  
環頸雉在白日跳舞

便利店的窗玻璃透著光  
隔著兩層玻璃的冰箱  
伸出一雙冰的手

馬蹄成了靜止的輪子  
黑揪住衣領上第一顆扣子  
銀色補了兩槍  
一動不動

氣味是神的前戲  
不再變形的月  
打破所有光的椅子

寅時

街巷光害成災  
宇宙傷口逐漸癒合

忍住手裏的小刀  
讓光明保有它的鋒利

黑暗選擇了接班人  
匿名投票表決

放逐那手工藝者  
解散毛線、拼布、碎紙

血珠串起掌紋  
被神撥動

星球四處零散  
等待重新編寫故事

明亮的後裔  
下一輪盛世的代辦清單

無人見過的神  
也有紙質的雕像

在大火之中  
燒紅了鐵

這是耗費一生  
純金打造

年

一月，萬物嘗試開啟  
種子在土裏懷著摘取的夢

早夭的小獸放棄了二月  
死亡與新生四處流淌

三月找尋不到自己  
時間被他者概括承受

四月佇在可見的範圍  
而僅僅是可見

已經走到半路  
五月往前或者往後  
沒有區別

雪花復刻陽光  
這世界  
不過是六月屋裡的一顆玻璃球

七月還在嗎？  
每個人經歷過的七月  
都是一樣多的

曾經最喜歡的八月  
也還是最喜歡

被九月取代  
月亮有時被烏雲誣陷  
無人取代

十月有我愛的人出生  
有愛我的人出生

近在眼前的

彷彿伸出手就能觸碰的  
緊緊貼著我的十一月

和一月幾近相同的十二月  
十二個相同的月

## 四月

「傍晚的光線金黃而遼遠，／四月的清爽如此柔情。」阿赫馬托娃

手腕上的銀環  
摟住食蟻獸的嘴巴  
螞蟻、毛蟲、鏽鐵色的花螳螂  
列隊環行於此  
四月是華爾滋的季節  
進退 旋轉 停頓  
趁光還在的時候  
再跳一曲孟加拉虎

綿羊毛色的舞裙  
左右閃躲著老虎的撲擊  
銀環撞擊手臂  
形成隕石墜地般的缺口  
隨著音樂  
鍛造搭在你肩上的手

四月是昆蟲的季節  
你不可避免要選擇成為獵物  
毛蟲或是螞蟻  
樂隊此時吹錯了音符  
繞著圓圈跳舞的花螳螂不停下

手腕上的銀環  
到底是誰的？  
四月是如此柔情的季節  
在環狀旋轉的華爾滋中  
狩獵與馴服  
其實是同一件事